

● 外国文学

论 劳 伦 斯 的 女 性 观

赵 红 英

(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赵红英(1961-),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英美文学研究。

[摘 要] 劳伦斯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也是行动者,但父权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始终沉淀在他的心里,使他深受父权制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的等级制及卢梭的男女自然本位观的影响。劳伦斯在尝试指出妇女达到真正完美幸福生活的途径时,不免流露出其男权意识形态,他笔下的女性也就显现出强烈的异化的倾向。

[关键词] 父权文化;男性意识;异化女性;性别歧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 04-0479-05

在英国文学史上,D. H. 劳伦斯的作品业已成为文学评论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劳伦斯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其重要根源在于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尽管其作品不断被冠以“有伤风化”、“道德堕落”的罪名,劳伦斯还是以其不朽的思想主题和鲜活的人物性格立足于英国文坛。更有人以为“劳伦斯首先效力于个人本质的探索,然后催它萌发”^[1](第 154 页)。劳伦斯正是通过小说中性心理描写来揭示个人的本质,暴露社会矛盾的。“他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发现伦理道德上的健全,他所怀有的是不妥协的对艺术真理的梦想。”^[2](第 1359 页)学术界一般认为,劳伦斯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深入揭示了人类情感中最敏感的核心,对人类内心世界、两性之间的爱与性的关系做了细腻、真实、彻底的描绘。他笔下的众多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他的作品也因此显示出永恒的魅力。

然而,只要认真地读一读劳伦斯的作品,人们便不难发现其中沉淀着明显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父权)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其妇女角色的定位上。即使他构筑了妇女达到“真正完美幸福生活”的途径,但仍不免流露出其固有的男权意识形态。他笔下的女性角色也就难免显现出强烈的异化特征。

一、等级与类型

父权制的妇女观的主要特征是主张男尊女卑,男女异德。亚里斯多德和卢梭的女性观充分展现了这一理念特性。在古希腊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首先继承和发展了古老神话传说,以及希腊悲剧中的“父权制”妇女观。在他看来,整个宇宙从最低级的植物到人类都是一个等级的体系。一切事物的存在从属于一个目的,是一种更高级的东西存在的手段。至于“男女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存在着高低的分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个原则在一切人类之间是普遍使用的”^[3](第 15 页),在这种关系中,显然作为统治者的一方是男人。因为“父子的关系好象君王的统治,夫妇关系好象共和政体。就天赋来说,夫唱妇随是

合乎自然的,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3](第 36 页)。对于为什么妇女要被男人统治的问题,他并没有作出过多的解释,只是连同奴隶制一并地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劳伦斯的作品对男女间关系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我们能从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出亚里斯多德所推崇的父权观念的内涵——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如果违反了这一定律,这些女性只能生活在痛苦之中。以《儿子与情人》为例,莫奈尔太太是一位受过一定教育的中产阶级女子,对无知酗酒的丈夫的失望使其将全部感情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为了补偿自己感情上的损失,不仅要摄取男人的爱,还要统治男人。同时她又担心丈夫会遗弃她而去。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这位意志力过强的女性贬损了丈夫等人的男性气概,此时的她就既毁灭了自己,同时也窒息了他人的生活——如莫奈尔先生和他的儿子们。米丽安是一位精神型女性,她渴求知识,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和一个传统女性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外柔内刚,内心深处具有独立意识。而她得以摆脱传统女性地位的依托仍然是寻找理想的男性。她对保罗的纯精神之恋,无疑是对后者的摧残。在劳伦斯看来,这些女子令人窒息的情爱销蚀了男性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他们俯首帖耳或自我毁灭。而她们由于违背了男女等级有别的古训而使自己及他人陷入磨难,承受着不尽的痛苦。

《儿子与情人》中另一女性克莱拉道斯,是一个按女权主义观点来衡量自己生活的女子。她意识到自己的婚姻不幸,公然与丈夫分居,向传统提出了挑战。但是克莱拉是属于“低劣一级的女人”,精神生活缺乏,与保罗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她所追求的纯粹是感官满足。在保罗眼里,克莱拉已经变成了非个性化的女性,变成他只在黑暗中热爱和崇拜的某种东西。因此,他们之间纯感官的、充满了激情的恋爱也就维持不了多久。这位女权主义者个性解放的要求使她耽于声色,而无视其他。她最后的回归(到丈夫身边)——男性心目中的本位也体现了劳伦斯的男性中心意识。

劳伦斯把女性类型化表明了他对男女品德各异、优劣有别的观念的认同。他把意志力强的妇女贬抑为家庭里的“君主”,而莫奈尔太太们又只能寄希望于软弱的丈夫们,继而如饥似渴地转向她们的儿子,因为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她们只能依附于他人才能获得“满足”。而米丽安这类知识型的女性则丧失了女性气质。她们的独立意志、不驯个性、聪明才智,只能成为冷嘲热讽的对象。迎接她们的也就只有“最痛苦”的失败——男子的遗弃。因为这种体系只允许她们在寻找到理想的配偶中获取幸福。

劳伦斯把耽于感官享受的女子描述成“女权主义”者。她们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教育,一切按本能行事,而这种直觉也胜于知识武装起来的精神型女子。但令劳伦斯遗憾的是,这类女子不能满足男子精神上的追求。所以她们或成为放荡邪恶之人如梅勒斯的妻子,或重拾应有的本位——回归到丈夫身边如克莱拉,以充当传统女子所应扮演的角色。

劳伦斯通过这些他心目中的非理想化类型女性的塑造试图指出:那类纯精神的女子由于丧失了自发本能而缺乏激情和温存,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而那类单纯追求肉体满足,精神上却是一片空虚的女子也无幸福可言。意志力过强的母亲型女子,也由于其自负和专横,只能窒息自身与他人的生活。很显然,在劳伦斯内心作祟的仍然是其难以摆脱的男性意识,这些女子都没能成功地让男性显示男性中心社会的本来面目——支配与主宰女性。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较之男性而言,显得单薄、单一,缺乏男性形象的丰满、多层面。劳伦斯的类型化女性与亚里斯多德的等级制一样,显示出女弱男强的态势。女性成为欲望的对象、审美的对象、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她只能是除了她自己以外的一切。这种“性别类推”的思维习惯及塑造方式下的女性模式,即人们习惯于以男性或女性特征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的分类,充分表现了菲勒斯批评中性别类推的思维习惯,导致劳伦斯对妇女形象的不真实表现。

劳伦斯不是一个旧势力的拥护者,而是一个旧势力的叛逆者。他关注女性的解放,但其笔下类型化女性形象的定位只能被认为是阐释了他潜意识中对女性的偏执看法。

二、回归与返真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倡导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生自由平等,但是他有关妇女的观点却是“父权制”妇女观在近代的继续。不同的是,他以抽象人性论来论证“父权制”理论,一方面赞美和高扬女性,另一方面却以性别自然目的论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在社会契约论中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给予妇女,而是在一曲回归人性、回归自然的咏叹调中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劳伦斯小说的哲学思想的特征就是返真主义,即回归自然,让人类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在劳伦斯的头脑里,这些人物如《恋爱中的妇女》中的厄秀拉、《查特莱夫人》中的康妮们最可贵的东西就是自然的纯真,他认为人的原始本能是“决定人的行为最重要的东西”。康妮只过着精神生活时,她日见枯萎;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裸露的躯体,发现自己老了,27岁就老了;她没有一丝生活激情;她的活力已被吸尽。看林人梅勒斯把她领入了真正的生活,他那没有驯化的原始激情和生命力注入了她的身体,她在同自然和自然人的接触中“再生了,成为了一个女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第4章还以更多的篇幅论述了这部小说所突出描绘的梅勒斯与康妮之间的性关系、性活动和性意识。而这种对自然的高扬与卢梭的女性观正好吻合。

卢梭认为,女性的角色,女性对男人的服从不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而是她们天生应当如此,这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导,所有一切男女两性的特征,都应当看作是由于自然的安排而加以尊重。”^[4](第527页)我们无须争辩是男性优于女性,还是女性优于男性,或者两种性别的人是否相等。根据自然分配的角色不同,男女道德也有着不同的特质。男人的品德是节制、公正和诚实,而女性应学习忍耐、服从、善良和灵巧。卢梭还强调指出,一个妇女首先要爱美德,因为她把美德看成是获得幸福的途径。一个德行优良的妇女就是天使。一个女人所具备的第一重要的品质是温柔,因为她生来要服从有那样多缺点和恶习的男人,她从小就知道要毫无怨言地忍耐丈夫的不公正和错误。她之所以要温柔,不是为了男人,而是为了自己。

我们看到,即使在《查》这部号称“温情”的小说中,人们发现梅勒斯的温情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康妮的完全屈服。康妮完全受梅勒斯支配,“这不是真正的爱。这是尖锐灼热得象火一般的感官刺激,把灵魂也烧成火绒……她不得不动,什么也同意,象一个奴隶,一个肉体的奴隶……”^[5](第256页),这是康妮怀孕后到欧洲前夕描写的段落。这已经不是什么“温情”,而是征服。“一个男人,压在她身上的是这个奇异的具有异性权威的男人们!……现在,她轻轻地触摸着他,象是上帝的儿子与人类的女儿结合在一起了……。”^[5](第179页)这已不是平等的爱恋,而是顶礼膜拜了。劳伦斯所推崇的理想女性只是男性心目中的楷模——温柔、忍耐、服从。这种理想类型恰恰是卢梭所认同的自然的男女定位。

劳伦斯认为两性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是:每一个人必须忠实于他自己或她自己,忠实于自己的男性本色或自己的女性本色,让两性关系在这种状态中自然形成和发生作用。康妮正是自己本性定位准确状态下的理想女性。

劳伦斯所塑造的自然型女性如厄秀拉、康妮,在进行一番痛苦的反抗后,都屈从于一个“救世主”式的男人,回到她们应有的位置——婚姻、家庭,承担妻子、母亲的角色。同样,在劳伦斯看来,男人的生存在于有所作为,女人的生命在于自足的存在。男人生活在达到某种目的的满足感中,女人生活在一种自在目的的满足感中。这种界定把妇女置于“他者”的境遇。女人就是女人,应有女人的样子,女人的位置。由于被贬低成男人的附庸,女人只有依靠男人的拯救,才能获得新生,实现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这是女性被异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厄秀拉是在伯金的教导下真正接受非传统的爱情方式,达到一种比任何感情更强烈的“自由、独立、骄傲的美好境界”——超越肉体的精神关系,无独有偶,康妮感激梅勒斯把她造就成一个真正的女人。她

认为只有得到梅勒斯的认可她才有自身的价值,才有生命活力。劳伦斯在此传达给我们的是卢梭所提倡的理念:男人可以没有女人,而女人则不能没有男人。男人的认可是女人自身价值的保证

劳伦斯在人的生物学层面即性关系上,力图证明男性与女性的完美结合是达到与自然无隙结合,达到完善的途径,而在这完美的结合中,男女的地位有着显著的不同。男人是领导者,女人是被领导者。如果女人敢出来充当主角,作家就有理由对其产生厌恶,使其情爱生活以失败告终。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劳伦斯笔下的类型化女性都有着这样的悲剧了。劳伦斯追求两性的相配,即使他突破了性欲描写的禁忌,也只不过是男性对女性的欲望作为表现中心,女性也只有在她们的屈服中才能获得幸福。可见,劳伦斯在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及两性关系时,并未能游离于传统社会的男性价值观与女性观之外。

三、女性异化

我们无法证明劳伦斯是否有意识地继承了亚里斯多德或卢梭的父权观念,但就其作品本身而言,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由于受到父权文化的浸润而显示出明显的异化特征。我们所说的异化包含疏远(estrangement)和物化(reification)。疏远是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在疏远状况下,个人体验到一种无所隶属,失去依靠的感觉。物化是带有心理学色彩的一个哲学范畴,它意味着一个人被当做一件物品来看待,他变成了一件东西,并在被物化的过程中丧失了他原来的身分,即失去了个性。

劳伦斯笔下的女性生活在狭小封闭的圈子,她们努力通过教育或其他方式来开拓眼界、扩展知识面,改变境遇,争取与男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她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找到满意的配偶来摆脱枯燥乏味的生活,米丽安如此,莫奈尔太太如此,克莱拉又何尝不是如此,厄秀拉、康妮更是如此。即使她们经济上独立(厄秀拉是职业女子,康妮拥有足够的金钱),她们仍然摆脱不了卢梭吟唱的回归人性的咏叹调的束缚,因为那是“大自然”分配给她们的角色。

在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观照下,女性形象变成了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由于女性形象在文学中仅是一种介质,一种对象性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她们总是被她们的男性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6](第 57 页)。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给予女人以弱小的、温柔的、被男人统治、需要男人来解放她们的依附于男性的形象。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往往又与爱联系在一起,无论这种爱是伟大的爱情还是了不起的母爱。那些浑身浸透着爱的女性,往往因为爱而将男性的世界当成自己的世界,她们丧失了自我,却无法在这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得到相等的回报。她们的爱最终使她们变成“物”。

因此,劳伦斯笔下的女性显示出男性中心意识的揉搓痕迹。劳伦斯的女性世界是这样一种世界:她们或是与男人发生冲突,乃至于斗争,以获取主动地位,而这种地位的获得则以女性的异化为代价。男性中心意识使劳伦斯排斥女性的世界,把女性描绘成异化的女性——男性气质更胜于男性的女性。她们成为被现代意识扭曲的,过分强调性别差异的咄咄逼人的准男性,同时又是被传统无意识摧毁的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在劳伦斯看来,两性关系的和谐只有当男子充当了救世主时才能达到,惟其如此,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就是众多维护男权的统治地位的劳伦斯们创造的。

传统的菲勒斯主义有其发展的历史及社会根源。从历史的层面看,过去有记载的几千年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与征服史。由于男性在心理和生理上更适应于战争和征服,自然也就成为这部历史的主角。男人自然要征服女人,而不允许被女人所征服。女性也因此成为了历史意义上的第二性。从社会层面看,由于这种历史的性别观念被包括女性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男性也就有了更多更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而女性则安于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并以此为荣,她们的社会作用被认为不那么紧要。这就使得女性成为社会意义上的第二性。就自然属性而言,女性在人类社会是区别于男性的另一性。尽管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与男性有一定区别,但就其本质而言,她们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劳伦斯

让他作品中的女人无意识地接受女人不如男人这一偏见。让她们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游戏人生,模仿男权社会要求她们的角色,甘居配角的社会地位,甘当“花瓶”和“玩偶”,以取悦男人,寻找男人为自己的生存目的。劳伦斯的女性异化观使得他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在不同的社会层次和心理程度上成为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爱情和男人的牺牲品。的确,人们也许更多地了解并认同的是女性的温柔、娴静、细腻等显性特点。而他们中很少人意识到,女性其实同男性一样,也拥有征服欲,也有责任感,也具有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和愿望等相对隐性的特征。任何作家如果不能认识、正视并把握这一切,他就不可能多层面地塑造出生动可信的、性格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

劳伦斯以所崇尚的“自然主义”作为其作品的基调,并通过作品中性与爱的描写,把这种“自然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种“自然主义”本身就脱胎于传统的菲勒斯主义,它们的世袭关系决定了作品对父权的认同。在劳伦斯看来,妇女存在的自然价值就是充当母亲和妻子,而妇女的真正幸福就在于找到理想的男性,使其存在价值得以实现。所以,他不得不将其女性角色加以异化,以使自然主义在其作品中得以诠释。可见,劳伦斯只不过依照“自然主义”的基调,演绎了几段女性异化的情感剧,赢得了一片喝彩或奚落而已!

[参 考 文 献]

- [1] Frederick R. Karl, Marvin Magalaner. A Reader's Guide to Great Twentieth Century English Novels[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0.
- [2] Emile Legouis, Louis Cazamian.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72.
- [3] 亚里斯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4] 卢梭. 爱弥儿[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5] LAWRENCE D. H. Lady Chatterley's Lover[M]. Nanjing: Yilin Press, 1993.
- [6] 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何良昊)

LAWRENCE's View on Female

ZHAO Hong-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o Hong-ying (1961-),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bstract D. H. Lawrence, an active advocator and doer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has impressively created, out of his evaluation of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woman. But Lawrence's consciousness of male superiority is actually all the way working in his writings, as the views of Aristotle and Rousseau on the female, influencing him indirectly or consciously, lead him to the creation of alienated woman characters, who can only find their happiness in female obedience and concession.

Key words androcentred culture; male consciousness; alienated women characters; gender discrimination